

市河寛齋《日本詩紀》考

李 均 洋
張 璇

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論集 第79巻（2019年12月）別刷

THE HIROSHIMA UNIVERSITY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VOL. 79 · DECEMBER 2019

市河寬齋《日本詩紀》考

李 均洋 · 張 璇

【關鍵字】市河寬齋 日本詩紀 編纂方針 錄我詩命

（本文為：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日本漢詩彙編與研究》（批准號：16JJD750021）階段性成果之一）

市河寬齋（1749-1820）編《日本詩紀》（正編50卷，外集、別集各一卷）收錄了420位詩人的漢詩3204首、句527句，約成書于天明八年（1788）。詩作的年代始于日本漢詩發軔的近江朝廷（667-672），訖于平治時期（1159-1160）。市河寬齋編纂的《日本詩紀》與江村北海編選的《日本詩選》（安永二年〈1773〉刊），以及友野霞舟編《熙朝詩薈》（弘化四年〈1847〉刊）并稱為江戶三大漢詩集。¹與《日本詩選》和《熙朝詩薈》僅收集江戶漢詩相比，《日本詩紀》則是名副其實的日本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的三代詩總集。

一、編者生平²

市河寬齋（1749-1820），名世寧³，通稱小左衛門，字子靜，又字嘉祥，號寬齋，又號西野、半江漁父、西鄙人、江湖詩老、玄昧居等，是日本江戶後期著名詩人、漢學家。原名山瀨新平，出生于上野國（今群馬縣）甘樂郡南牧村（一說江戶）。寬齋的父親山瀨好謙（1702-1763），號蘭臺，是江戶時代的書法家，養父高橋道齋是江戶時代的國學家。其長子三亥（1779-1858），號米庵，是著名的書法家，被譽為“幕府三筆”，次子鏑木雲潭（1782-1853）是江戶時代晚期的畫家。安永五年（1776），28歲的寬齋入昌平黌⁴師從關松窗⁵，後在恩師的推薦下就任首席講師。天明三年（1783）寬齋被任命為湯島聖堂啓事役，即塾長。天明七年（1787）幕府重臣田沼意次下野，與之關係親密的關松窗受到牽連。曾受關松窗舉薦的寬齋也不得已辭去了啓事役一職，僅任教官。在其後的寬政改革⁶中，朱子學以外的書被稱為“異學之書”而遭禁，寬齋因為讀禁書受到了月俸減半的處罰。寬齋不服，賦詩批判異學之禁，寬政二年（1790）被驅逐出昌平黌。次年，寬齋受到富山藩主前田利謙的邀請，出任藩校廣德館的教授。任職二十餘年後，于文化八年（1811）致仕，時年六十三歲。文政三年（1820）七月十日，寬齋去世，享年72歲，門人追謚他為文安先生。

市河寬齋博學多才，著述頗多，教書育人，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詩文創作。代表作有詩集《寬齋摘草》、《寬齋百絕》、吟咏江戶吉原游里的《北里歌》等。市河寬齋去世後，其子三亥（米庵）編輯出版的《寬齋先生遺稿》收錄了他昌平辭職以後，即天明七年（1787）至文政三年（1820）的詩作692首。友野霞舟在其編纂的江戶時代規模最大的漢詩總集

《熙朝詩薈》⁷中收錄了寬齋的詩作95首，名列所收1467名詩人中第32位，可以稱得上是江戶詩壇中高產的詩人。晚清大儒俞樾在其編選的日本漢詩選集《東瀛詩選》中選錄了市河寬齋的詩作25首，并評價如下：“寬齋富山教授二十餘年，以老致仕，年逾古稀，優游林下，其為詩頗有自得之趣，當時比之香山、劍南，難似稍過，亦略近之矣。”⁸俞樾認為市河寬齋詩風簡淡，與白居易、陸游相近。

古籍整理。寬齋就任于昌平幕府學校以後的兩項突出成就，是編纂《日本詩紀》五十三卷以及《全唐詩逸》三卷。其中《全唐詩逸》搜集了中國佚失的唐詩，為《全唐詩》的補遺之作，引起了中國詩學界的廣泛關注，并被收錄到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叢書》中。從昌平幕府學校辭職以後，對陸詩進行了選錄和注解，著有《陸詩意注》六卷、《陸詩考實》三卷，編選了集南宋三大家范成大、楊萬里、陸游詩作的《三家妙絕》、從宋詩中編選的《宋百花詩》等，為宋詩在江戶時代的普及做出了貢獻。

人才培養。寬齋于寬政初年成立了江湖詩社，他的門下涌現出了眾多卓越的詩人。海野蠖齋在《寬齋百絕》的序文中對寬齋進行了如下評價：“其教人，亦不必繩墨，使各趨所好，人亦由此得自竭矣。方今，如永日（柏木如亭）、克從（小島梅外）、伯美（菅清成）、無絃（菊池五山）、天民（大窪詩佛）諸子，儼然成一家……”⁹當時詩壇中的名人柏木如亭、菊池五山、大窪詩佛等均為寬齋的弟子。同時，寬齋能夠包容眾多弟子，重視每個人的個性，因材施教，展示了他作為教育家的出色才能。

二、《日本詩紀》的編纂背景及動機

（一）《日本詩紀》的編纂背景

江戶時代詩歌大盛，加上出版業的發達，詩文集的編纂和出版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日本詩選採擇書目》中記載了《日本詩選》編纂之時參考的詩歌別集或總集有157種。《熙朝詩薈》沒列出引用書目，但是從友野霞舟“是編所采，專據各家全集。全集不傳者，偏采各選本”這一錄詩原則可知，熙朝詩薈1456位詩人中很多詩人是有家集的，只有家集不傳者，才會借助如《日本詩選》等選集。近年，二松學舍大學21世紀COE專案的調查結果顯示，江戶時代從慶長元年（1596）至慶應3年（1867）日本漢詩文集總數達到2355種。

江戶時代大量別集、總集的出版證明了當時漢詩愛好者眾多，風靡一時。在江戶時代的詩歌總集、別集中可以看到，這些詩集收錄的大多是江戶時代的詩，收錄前代詩的詩集數量非常少。林鶯峰編《本朝一人一首》（寬文五年〈1665〉）、野間三竹編《本朝詩英》（寬文九年〈1669〉刊）、松平賴寬編《歷朝詩纂》（寶曆六年〈1756〉刊）、荻生徂徠編《皇朝正聲》（明和八年〈1771〉刊）開啟了江戶時代編選前代詩集的先河。

《本朝一人一首》¹⁰，顧名思義是從每位詩人的作品中選錄一首代表作，全書由內集七卷、外集、雜集、別集各一卷共計十卷組成。內集七卷收錄了自大友皇子至江戶初期德川義直（1601-

1650) 時期的370位詩人的371首詩作¹¹。其中第一卷至第六卷與《日本詩紀》的時間跨度基本相同，收錄了奈良、平安時代的291位詩人的292首詩作，多數詩作的末尾都以“林子曰”的形式介紹作者的略傳或者編者林鷲峰對該詩的評價，是一本兼有詩集和詩話雙重性質的詩集。

《本朝詩英》¹²共五卷，收錄了奈良時代至室町時代200位詩人的404首詩，這些詩作分體編次，按照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的順序排列。

《歷朝詩纂》¹³意圖收錄日本奈良時代至該詩集編纂之時的日本漢詩，共計劃編纂100卷，前編20卷，後編80卷。前編與《日本詩紀》收錄詩作的時間跨度相同，收錄了平安末期以前的漢詩，而後編僅編至第13卷便中止了。該詩集中的詩作分體編次，按照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的順序排列。卷一至卷三單獨收錄了天皇和皇族的詩作。

《皇朝正聲》¹⁴收錄了平安時代15位詩人的35首詩，後附僧人機先¹⁵《長相思》詩一首。是由荻生徂徠精選的奈良、平安時代漢詩集。

值得一提的是，除《皇朝正聲》之外的其他三本詩集，即《本朝一人一首》、《本朝詩英》和《歷朝詩纂》均被市河寬齋列為引用書目。

（二）《日本詩紀》的編纂動機

市河寬齋在享和元年（1801）致友人川子欽¹⁶的信《與川子欽》中回憶了他編纂《日本詩紀》的最初動機：

僕在昌平，曾編《日本詩紀》。上自淡海朝，至保平而終，為卷凡五十三。此僕之嗜詩，竊所以報古之與我同嗜者也……此僕事業中之盛事也，謹以報告。¹⁷

“嗜詩”二字可以看出，寬齋編《日本詩紀》的理由是出于自己對詩的熱愛，且想將自己搜集的詩作分享給與自己同樣愛詩之人。寬齋將《日本詩紀》的編纂同《全唐詩逸》一起都看作是自己事業中的“盛事”。

市河寬齋在《日本詩紀》的凡例中也言及編纂動機。

首先，編纂《日本詩紀》是為了“紀我詩污隆焉”。《日本詩紀》書名模仿了“馮吳二書”，即明朝馮惟訥編纂的《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及明朝吳琯編纂的《唐詩紀》一百七十卷。其中《古詩紀》收錄了先秦至隋朝的中國詩歌，《唐詩紀》收錄了初唐、盛唐時期的中國詩歌。

第二，市河寬齋對於已經成書的物茂卿（即荻生徂徠）編《皇朝正聲》和守山（即松平賴寬）編《歷朝詩纂》不甚滿意，他在《日本詩紀凡例》中寫道：

近時物茂卿所撰正聲集，謬收僧機先詩，以為保平以前作者。守山詩纂受其謬傳，遂并收僧天祥大用詩。三僧皆是南北際入明者，石倉列朝等集收其詩，時事夙差，又詩纂受十訓鈔

謬，而收白居易古墓何代人四句，爲源公顯基詩，觀者勿據彼而疑是編不載。¹⁸

可見市河寬齋發現了兩部詩集中存在的紕漏，如：物茂卿收錄釋機先的詩，守山詩纂受其影響收錄了釋機先、釋天祥、大用等三人的詩爲平治¹⁹以前的詩作。然而上述三位僧人于日本南北朝時期²⁰入明，後被流放至雲南大理，所作之詩被收錄在曹學儉編纂的《石倉歷代詩選》中。市河寬齋還指出《歷朝詩纂》受《十訓抄》的誤導收錄白居易《續古詩十首·其二》中的“古墓何代人”四句爲源顯基的《無題》詩。基於以上理由，糾正徂徠和賴寬在詩集編纂中出現的錯誤也是市河寬齋編纂《日本詩紀》的動機之一。

第三，市河寬齋認爲搜集現存之詩是非常必要且緊迫的一項工作。《日本詩紀凡例》中寫道：

仁和寺書目，詩家載籍極博。又見文粹等書所載序文者，今僅存百之一，亦惟詩權亡故已，不亦惜乎？是餘之所以忘僭妄于此舉也。²¹

市河寬齋有感于《仁和寺書目》²²中所載詩家書籍書目以及《本朝文粹》等書籍的序文中所記錄的詩家數目極多，却因爲詩道衰落而所剩無幾。爲了不使詩書繼續佚失，即萌生了編纂《日本詩紀》以保存詩書古籍的動機。

三、《日本詩紀》編纂及出版的艱辛

《日本詩紀》收錄漢詩3204首，句527句，其參考書目衆多，有53種。同時，《日本詩紀》的編纂打破了詩歌原集的編排順序，以人系詩，因此需要進行整合。這也注定了從搜集、整理資料到抄寫校對、再到刻板印刷，《日本詩紀》的編纂是一項較爲艱巨的工作。

雲室上人²³曾參與《日本詩紀》木活字十二卷本第十二卷的校訂工作，他的代表作《雲室隨筆》中對《日本詩紀》有所記載：

……此人（市川小左衛門西野先生，即市河寬齋）詩人也，欲集日本詩之逸爲一冊。其詩集也，始自文武帝，迄于後醍醐。故不斷搜集日本之書并筆記之，予亦爲其所請，日日筆記。先成一部六卷，活板印刷……²⁴

《雲室隨筆》中除了記載了雲室上人自身的經歷以外，還載有與其有交友關係的學者、詩人、畫家等的軼事和傳記，被稱爲是瞭解當時文墨界軼事的極好資料。這段記載再現了市河寬齋爲編纂《日本詩紀》而努力搜集日本優秀詩作的勤勉姿態。天明六年（1786），《日本詩紀》十二卷六冊活字本刊行。而大典顯常²⁵于天明八年（1788）十月撰寫的《全唐詩逸序》中記載：“子靜，名世寧，爲昌平學都講，博雅尚志，亦嘗著《日本詩紀》五十卷……”²⁶由此可知，爲時二年從十二卷本增

編到了五十卷，其艰辛可想而知。

《日本詩紀》五十卷本未能全部出版：

日本詩紀總目一卷、首集四卷、甲集二卷、乙集六卷、丙集三十五卷、丁集十六卷。外集一卷。通計五十二卷。²⁷先君竭一生精力所纂。但卷帙浩瀚未遽上策。家存亦不能無祝融之虞。因以稿本寄藏之昌平文庫。

文政四年辛巳冬十月男三亥謹記²⁸

這是內閣文庫藏《日本詩紀》的跋文，由市河寬齋的長子市河米庵撰寫。上面寫到《日本詩紀》未能全部付梓出版，寄放在家中又擔心遭遇火災。因此，寬齋去世的次年即文政四年（1821），市河米庵將此書的稿本寄放于昌平文庫。

寬齋根據《日本詩紀》的篇幅對出版費用做了精確的預算。為了徵集刊行費用，曾廣泛募集訂戶，但是募集結果并不理想。市河寬齋親筆書寫的訂戶名單在大正十二年（1923）的關東大地震中燒毀，未存于世。寬齋也曾奔走請求門人、朋友等募捐刊行費用，最終也沒有湊足。

到了弘化二年（1845），六十六歲的米庵又重新計劃出版《日本詩紀》事宜。他首先拜託若林友堯²⁹對該書進行校訂，又請日野資愛³⁰為《日本詩紀》寫序并由間部詮勝³¹代筆。刊刻主要由門人渡邊允（通稱源三）負責，刻到卷二十六，後由其他人刻至卷三十三。然而，這一重新出版計劃沒有完成就中斷了。

四、市河寬齋的詩學觀與《日本詩紀》的編纂方針

市河寬齋的詩學觀一生之中曾幾度發生變化，詩學觀的變化則與他的詩風以及古籍編纂工作的側重點緊密相連。

（一）編纂《日本詩紀》之時市河寬齋的詩學觀

《日本詩紀》前十二卷成書于天明六年（1786），這一時期的市河寬齋受萱園學派古文辭思想影響很大，同時期出版的詩集《寬齋摘草》熱衷于模仿唐詩。《日本詩紀凡例》中寫道：

詩極于唐，至今其體自若，詩所以紀唐詩也。後唐而衰，宋元朱明，各詩其詩，不必具論。我詩亦取于唐而盛，後唐而衰，即是所以紀我詩也，故編止于保平之間。³²

寬齋認為中國詩歌興盛于唐代，而日本漢詩正是“取于”唐詩才得以興盛。這體現了當時寬齋尊重唐詩的古文辭派詩學觀點。

（二）《日本詩紀》的“四期說”

《日本詩紀》收錄了日本近江朝廷（又稱滋賀朝）時期（667-672）至平安末期平治年間（1159-1160）的漢詩。市河寬齋在《凡例》中提出了“四期說”：

雖不曰初盛中晚，我詩亦有自然疆界。故起滋賀朝至延曆爲甲集，大同至天長爲乙集，承和至寬弘爲丙集，長和至平治爲丁集。³³

除首集收錄了天皇、皇族的詩作以外，甲、乙、丙、丁集分別爲《日本詩紀》的四期划分。

甲集收錄了滋賀朝（667-672）到延曆年間（782-806）的漢詩。自西元630年8月舒明天皇第一次派出遣唐使起，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與隋唐的交流以及漢文學的興隆不僅給社會生活帶來巨大變化，同時也激發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因此作爲抒情和言志的重要手段，人們不再滿足于庸俗的和歌，開始追求漢詩的創作。這就是漢詩于我邦興起的理由。”³⁴隨着中國的詩書、類書等不斷傳入日本，這一時期的漢詩主要受《文選》、《玉台新詠》、《王勃集》、《駱賓王集》等詩文集以及《藝文類聚》等類書的影響。《日本詩紀》甲集第五卷和第六卷收錄了74位詩人的漢詩，共137首，句2。這一時期的漢詩主要選自《懷風藻》，還有少量漢詩選自《萬葉集》、《鑿真東征傳》以及《經國集》。從《日本詩紀》中收錄的詩作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爲藤原史（5首）、藤原宇合（6首）、藤原萬里（5首）和淡海三船（7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六卷中單獨設了“外國”一項，收錄了《經國集》中渤海人楊泰師、《鑿真東征傳》中唐朝高鶴林、唐台州開元寺僧人思託、唐揚州白塔寺僧法進等外國人的詩作。³⁵這顯然是受到明代曹学佺編《明詩選》收錄日本詩人詩作的影響。

乙集收錄了大同（806-810）至天長年間（824-834）的漢詩。隨著中日兩國之間往來越來越頻繁，平安初期的漢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桓武天皇（在位781-806）以後的歷代天皇大力獎勵漢文學，嵯峨天皇本人即爲當時一流的漢詩人。這一時代的漢詩壇以嵯峨天皇爲中心，呈現了一片繁榮景象，日本漢詩史上空前絕後的敕撰詩集也相繼問世。與宮廷詩人相對，以入唐求法的僧人爲中心的漢文化圈也逐漸形成。這一時期的文學除了受到六朝、初唐文學的影響之外，還受到了盛唐文學以及同時代的中唐文學的影響。《日本詩紀》第七卷至第十二卷收錄了這一時期除天皇、皇族以外的88位詩人的漢詩共363首，句21。這一時期的漢詩主要選自敕撰三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以及《性靈集》、《雜言奉和》等。從《日本詩紀》中收錄的漢詩的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有良岑安世（13首）、仲雄王（16首）、賀陽豐年（18首1句）、小野岑守（29首）³⁶、菅原清公（17首）、桑原腹赤（13首）、滋野貞主（34首）、巨勢識人（25首）、空海（49首）等。

丙集收錄了承和（834-848）至寬弘年間（1004-1011）的漢詩。受藤原氏攝關政治的影響，以貴族爲中心的官家文學大放異彩，貴族的雪月風雅、侍宴應酬詩大量涌出。這一時期的漢詩受中晚唐詩的影響，尤其受《白氏文集》的影響最大。遣唐使于895年廢止，這不僅阻礙了平安後期漢文學的發展，同時也爲日後漢詩的衰落埋下了伏筆。《日本詩紀》第十三卷至第三十四卷收錄了這一時期173位詩人的詩作1644首，句370。約占《日本詩紀》詩歌總數的60%。其中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主要收錄了《田氏家集》、卷十六至卷二十二收錄了《菅家文草》、菅家後集等別集。而從卷二十三起則收錄了編者不詳的《類題古詩》、紀齊名的《扶桑集》、高階積善的《本朝麗藻》等詩

集。從《日本詩紀》中收錄的詩的數量來看，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有島田忠臣（222首3句）、菅原道真（525首）、大江朝綱（44首9句）、菅原文時（31首句21）、大江以言（59首33句1聯句）、大江匡衡（133首）等。其中寬齋利用大量的篇幅將《田氏家集》中的詩作以及《菅家文草》、《菅家後草》整本收錄。另外大江家的三位詩人的詩作在這一時期詩壇也占據了重要地位。

丁集收錄的是長和（1012-1016）至平治年間（1159-1160）的漢詩。隨著攝關政治³⁷的確立，莊園制³⁸的擴大造成了律令制矛盾的深化，武士集團的抬頭等政治原因造成了漢文學的解體。另一方面，藤原公任編《和漢朗詠集》的風靡，詩人們從積極創作漢詩轉爲了對漢詩的鑒賞，最終使王朝漢詩逐步走向衰頹。

《日本詩紀》第三十五卷至第五十卷收錄了這一時期69位詩人的894首詩，句120。其中除了第四十九卷從別集《法性寺入道集》中采詩以外，其他的詩都來自《扶桑集》、《本朝文粹》、《本朝麗藻》、《類題古詩》、《續本朝文粹》、《本朝無題詩》等總集。其中從《本朝無題詩》中選詩數量之多，也足以看出寬齋對於《本朝無題詩》的重視。《日本詩紀》的詩作至《本朝無題詩》而終，這與林鶯峰在《本朝一人一首》卷六中所言“自無題詩以後，官家無文字，吾不欲見之。”³⁹的詩學觀是一致的。

關於漢詩史的分期，林鶯峰在《本朝一人一首》第六卷中指出：

本朝文字風體逐時變替，懷風其似古詩乎，凌雲經國學唐詩而盛美也。延喜、天曆之際，格調整齊而律體備矣。自麗藻以下意到句不到，其既衰矣。自無題詩以後，官家無文字，吾不欲見之。⁴⁰

林鶯峰將日本漢詩史劃分爲：《懷風藻》編成的奈良時期爲“古詩”期；《凌雲集》、《經國集》等編成的弘仁（810-824）、天長（824-834）時期爲“盛美”期，延喜（901-923）、天曆（947-957）爲大成期；《本朝麗藻》成書的寬弘（1004-1013）以後爲衰落期。平安時代末期《本朝無題詩》（約成書於1162-1164年）以後，漢詩就不值得一提了。

源賴寬在《歷朝詩纂凡例》中指出：

吾邦之詩，昉于大友大津，盛于大同弘仁之際，變于寬平昌泰之朝，衰于延久承保之時，至保元平治，天運陵夷，海內沸亂，于是乎詩道極矣。

源賴寬將大友、大津皇子至延曆（782-806）的漢詩視爲萌芽期，大同（806-810）弘仁（810-824）至仁和（885-889）爲盛期，寬平（889-898）昌泰（898-901）至治曆（1065-1069）爲變化期，延久（1069-1074）、承保（1074-1077）至保元（1156-1159）、平治（1159-1160）也就走到了盡頭。

與源賴寬的“盛期”不同，林鶯峰則把《凌雲集》（814年編成）和《經國集》（827年編成）視

作漢詩的“盛美期”，延喜（901-923）天曆（947-957）視為“大成期”。也就是說，《日本詩紀》的四期划分基本上與林鶯峰早先提出的“四期說”相對應，即甲集基本對應于林鶯峰的“古詩”期，乙集基本對應于林鶯峰的“盛美”期，丙集基本對應于林鶯峰的“大成期”，丁集基本對應于林鶯峰的“衰落期”。

（三）市河寬齋的編纂方針

根據編選方式、編選目的的不同，詩集的編纂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菁華皆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⁴¹市河寬齋所編纂的《日本詩紀》應屬第一類。

首先，《日本詩紀》編纂受明清時期求全總集的影響。如市河寬齋在《凡例》中提到的《古詩紀》、《唐詩紀》以及《列朝詩集》等。《日本詩紀》的“詩紀”二字取自“馮吳二書”，即《古詩紀》和《唐詩紀》。汪道昆在《詩紀合序》中指出：“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將窮宇宙、歷歲時，周視上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賅矣！”⁴²從《日本詩紀》參考題名“紀”字就足以看出市河寬齋的編纂方針是求全。

其次，《日本詩紀》的引用書目衆多，涉及的類別也十分廣泛。第一類是詩家書目，第二類是非詩家書目。市河寬齋在《日本詩紀別集》中對於詩家書目已有分類，包括敕修、別集、總集、摘句和詩文評五類。⁴³參照《日本古典籍綜合目錄DB》中的分類⁴⁴可將《日本詩紀》的非詩家書目分為和歌、通史、書道、傳記、佛教、文書（漢詩文）、說話、歷史物語、注釋、考證（隨筆）共十類。

《日本詩紀》的引用書目中不僅包括《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敕撰詩集，還包括《田氏家集》、《菅家文草》等私家別集，也包括同為江戶時代編纂的《本朝一人一首》、《本朝詩英》和《歷朝詩纂》等詩歌總集。在市河寬齋的引用書目中，有很多書籍並不是漢詩集，如《萬葉集》為和歌集，寬齋卻從4500首和歌中選出了《報凶問》、《晚春三日游覽》等4首漢詩；《十訓抄》為收錄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傳說故事集，寬齋從衆多故事中節選出其中的“殷帝詔嚴郊野月、周文禮厚渭陽風”、“同心契變蓮花偈、匪石詞入鏤字門”等五句摘句。由此可見寬齋不僅博覽群書，還具有一雙從龐大資料中發現優秀詩作的慧眼。另外《公卿補任》、《公卿類傳》、《大系圖》、《本朝通鑑》、《二中曆》等書則是市河寬齋為詩人寫小傳和製作詩人係譜所用。

第三，《日本詩紀》幾乎收錄了當時可見的所有漢詩。日本學者後藤昭雄指出：“市河寬齋在選詩之時是有所遺漏的，且該書編成至今二百餘年中，又有許多漢詩文資料被發現或公諸於世。”⁴⁵《日本詩紀拾遺》即是後藤昭雄為了補充《日本詩紀》的逸詩而編寫的。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詩紀既出詩人”，收錄了《日本詩紀》所收錄的詩人的逸詩。第二部分是“日本詩紀未收詩人”，收錄的是未被收錄到《日本詩紀》中的平治以前的詩人及其詩作。《日本詩紀拾遺》中收錄的大部分逸詩均是來自市河寬齋編纂《日本詩紀》之時尚未發現的書籍。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前后學界新發現了收錄平安後期漢詩四百五十餘首的漢詩集《中右記部類紙背漢詩》。後隨着漢文學

研究的日益發達，又有《行成詩稿》、《和漢兼作集》、《東大寺圖書館藏願文集》、《勸學會記》、《尚齒會詩》、《中右及部類卷二十八紙背漢詩》等詩集被發現或公諸於世。

從後藤昭雄編《日本詩紀拾遺》反觀《日本詩紀》，我們可以看到市河寬齋所利用的參考書目中，未被收錄到《日本詩紀》中的詩作數量有限，主要包括：《河海抄》句1、《菅家文草》句3、《江談抄》句13、《古今著聞集》詩1首，句4、《作文大體》詩4首，句5句、《新撰朗咏集》句5句、《朝野群載》詩7首、《田氏家集》殘詩一首，句2、《都氏文集》句1、《教家摘句》句11、《扶桑集》句1、《本朝無題詩》詩16首、《本朝文粹》詩1首、《本朝麗藻》句2、《類聚句題抄》詩8首，句1、《和漢朗咏集》句1。《懷風藻》、敕撰三集等衆多詩集，《日本詩紀》是整本收錄的。對於家集，寬齋在凡例中寫道：“我上世姑從唐家政而取士，其衰也詩權亦亡，故家集多不傳，乃今購得太艱，是以所編不分體，而從原集叙次，又注其書于題下，所以重原集也。”⁴⁶由于政治制度的變化，選拔人才不再以詩為標準，造成家集失傳。因此寬齋對於《田氏家集》、《菅家文集》等家集十分重視，幾乎是原封不動整本收錄的。

從《日本詩紀》的錄詩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市河寬齋在編纂《日本詩紀》之時，是以彙集近江朝、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所有漢詩為編選方針的。

五、《日本詩紀》古今之評價

（一）《日本詩紀》的綜合評價——“集大成之作”

市河寬齋在世之時，由于募集訂戶的結果不佳，《日本詩紀》僅刻印了一部分就終止了。弘化二年（1845），寬齋之子米庵又重新計劃出版《日本詩紀》時請公卿日野資愛撰寫了序文。其中寫道：

古人雲：詩（者），志也。詩可以觀人，可以徵事。有江都河子靜，蓋見于此。嘗有《日本詩紀》之舉。編纂幾成，子靜即世。于是其嗣孔陽及若林堯夫等繼其緒，戮力校讐，將鏤利棗，請題一言。餘受而讀之，其詩始于雉鳳，終於保平，輯為十套。上自天子公卿，下至布韋崑穴之士，凡家乘散見詩集者，雖隻聯片句，亦搜索旁羅，殆不遺餘力。可謂勉且精。餘嘗謂：人生千載之後而欲觀千載之上（者），獨文字耳。而邃古悠遠，史乘有缺，其詳不可得知。是以詩賦歌咏之末，雖隻聯片句之細，亦可以觀、可以征、言志叙情者，時則詩之零逸倖存者，豈不可愛惜貴重乎。且夫人事皆有可觀可徵者，觸類長之，又有足以觀時事，是以察風俗者。然即大有裨補此篇之史乘也。余既樂觀古人之志，又喜子靜之先獲我心。于是書乎。弘化二年歲旂蒙大荒落。寒孟月正二位前權大納言藤原資愛撰，鯖江侍從間詮勝書。⁴⁷

序中充分肯定了收錄了上自天子公卿，下至貧寒的讀書人、隱士，凡是家史記錄有零星出現的詩集，即使是只有一聯一句，也都網羅殆盡這一《日本詩紀》的包容性。又盛讚市河寬齋不遺餘力

搜集詩歌，勤勉而且精細的治學態度。同時，日野資愛認為以詩存史，用詩歌反觀時事與風俗是非常可取的，可以用來“觀古人之志”，稱市河寬齋編纂《日本詩紀》的壯舉“先獲我心”。

另外，日本東北大學矢島玄亮副教授編纂了《漢詩索引稿（日本詩紀索引）》，并在前言中提到將《日本詩紀》作為索引書底本的理由：“之所以本書將《日本詩紀》作為底本，是因為本書是碩儒市河寬齋盡畢生之精力編成的我國平治以前的漢詩的集大成之作。”⁴⁸

（二）《日本詩紀》的內容評價——是“俯瞰古代日本漢詩之絕好的文獻”

由于種種原因，《日本詩紀》的完本并未出版。其子市河米庵于寬齋去世的次年（1821）十月將該書寫本捐贈給昌平坂學問所。直至九十年後的明治四十四年（1911），國書刊行會出版了《日本詩紀》活字本，校訂者為難波常雄⁴⁹和松田卯之吉。校訂者在緒言中除了介紹了該書的構成、作者生平以及底本的概況以外，高度評價了《日本詩紀》：

本書乃市河寬齋竭一生之精力，收集編次平治以前我邦人之漢詩者也。故王朝時代之詩篇網羅殆盡于本書，可為研究當時漢詩唯一之好資料。⁵⁰

“獨一無二的珍貴材料”足以說明《日本詩紀》在研究王朝時代漢詩之時的必要性和權威性。同時，緒言中還道出了出版該書的理由：

本書從來有二種刊本，然俱止于最初之一部分，非全部完結者。而其刊本播于世者極少，不可容易索之。況至龐然寫本，藏之者殆不過屈指耳。如此徒埋沒前賢之苦心于地下者，實可謂學界之恨事。是本會奮而上梓本書之所以也。⁵¹

正是認識到《日本詩紀》一書的價值，不想使前人的心血白白地埋沒于地下，于是就有了《日本詩紀》刊本的誕生。矢島玄亮副教授編纂的《漢詩索引稿（日本詩紀索引）》、後藤昭雄解說的《日本詩紀》復刻本、以及高島要編《日本詩紀本文及總索引》的相繼出版，可狀說是《日本詩紀》的文獻價值在當今學界的體現。

後藤昭雄在研究中指出：“搜集古代留存下來的漢詩這一工作是我國經過禪林詩文全盛的中世之後，到了近世人們對本朝詩史產生極大興趣的這一時代背景下進行的。其巔峰代表之一就是《日本詩紀》……本書是用來俯瞰日本古代漢詩之絕好的文獻。”⁵²

高島要在《日本詩紀本文及總索引》的序文中指出：“《日本詩紀》編于江戶時代，是能夠用來總覽王朝漢詩的極其珍貴的書籍……近年來日本漢文學的研究呈現一片生氣，尤其是在對王朝時代的漢文學及王朝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日本詩紀》所發揮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⁵³

（三）“有功于藝文”

江戶時代最早關注市河寬齋編纂《日本詩紀》的人是大典顯常。天明八年（1788），大典禪師

爲市河寬齋的《全唐詩逸》作序。序中除了大贊《全唐詩逸》的編纂以外，也提到了《日本詩紀》：

……子靜名世寧。爲昌平學都講。博雅尚志。亦嘗著日本詩紀五十卷。其有功于藝文。不獨斯書雲。

大典禪師竺常除了評價市河寬齋“博雅尚志”的人品，還稱讚他編纂的《日本詩紀》等“有功于藝文”，即對於保存典籍、詩文等大有功勞。

市河寬齋去世後次年（1821）10月，昌平坂學問所大學頭林衡⁵⁴撰寫了“市河子靜墓碣銘”，其中曾經提到寬齋“所撰著頗多，得《日本詩紀》五十卷、《全唐詩逸》三卷……”⁵⁵首推《日本詩紀》。

著名漢學家、詩人今關天彭（1882-1970）曾直言：“寬齋的詩雖然無趣，然而他的學問相當扎實，這是詩佛、五安之徒所不及的。就算是北山在學思縝密方面也無法與寬齋匹敵……確立寬齋在學界地位的要數《日本詩紀》五十卷的編纂……”⁵⁶今關天彭對於寬齋詩學成就的評價可謂辛辣，然而對於寬齋編纂《日本詩紀》的功績則是持極大的肯定態度。

富士川英郎評價市河寬齋時指出：“與其說寬齋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更不如說他是一位懂詩的學者……他在昌平齋之時最值得注目的成就主要有兩項，即《日本詩紀》五十卷和《全唐詩逸》三卷的編纂……”⁵⁷

猪口篤志在《日本漢文學史》中指出：“天明六年，三十八歲的寬齋出版了《日本詩紀》十二卷，《寬齋摘草》四卷，至此名聲遠播，奠定了在詩壇的地位。”⁵⁸

小島憲之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⁵⁹的凡例中提到《懷風藻》的諸本及注釋書時除了列舉各種刊本和寫本以外，特別提及：“市河寬齋的《日本詩紀》（國會刊行本、天理圖書館有寬齋、米庵等人的親筆手稿本十二冊）將《懷風藻》中的詩按照詩人編排，其正文也有《日本詩紀》獨特的地方——也許是有撰者自己的想法在裏面，作爲文本可參考之處不少。”同樣在凡例中列舉《文華秀麗集》諸本之時也曾提起《日本詩紀》：“需要注意和參考的地方很多。”

小島憲之在針對《凌雲集》的注釋研究中提到：“《日本詩紀》有非常出色的文本。同時有些不同于其他文本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經過了撰者的校訂和意改，這一《日本詩紀》文本是值得參考的。”⁶⁰

由以上古今學者的評價可以看出，《日本詩紀》不僅是市河寬齋學術生涯中的亮點，也在詩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六、“录我诗命”之思想文化意義

《日本詩紀凡例》寫道：“編以詩紀爲名，乃取則于馮吳二書也……二氏詩紀、先录帝者詩、次以其世臣民、我則萬古不革之朝、不可同其例也、今聖制觀作、合爲首集、近時守山源公賴寬編歷

朝詩纂、其例已然、是取法于钱謙益矣、是編沿其例。”⁶¹

從書名到編纂體例，《日本詩紀》皆取法于前人，似乎沒有什麼創新可言，但《日本詩紀》的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汲取中國和日本詩學界的成果，“錄我詩命”。⁶²

何謂“我詩命”？即“日本詩”特有的詩性和思想文化效應。《日本詩紀》首集收錄的飛鳥時代至平安初期的詩人中，有文武天皇（在位697-707）、稱德天皇（在位764-770）、平城天皇（在位806-809）、嵯峨天皇（在位809-823）等。與之相對，奈良末期成書的《萬葉集》的第一首歌為傳說中的雄略天皇（史學界認為是478年向南北朝時代宋派使者的倭武王）的御製歌。

史實是，日本民族沒有固有文字，日本現發現的最早文字為稻荷山鐵劍銘文上的“辛亥年”（471年）漢字。也就是說，《萬葉集》中倭武王的御製歌只能是口頭傳唱的和歌，而《日本詩紀》中收錄的文武天皇的詩才是日本天皇御制詩之源頭。

《日本詩紀》所錄文武天皇詩三首見《懷風藻》（《日本詩紀》卷之一），而《懷風藻序》寫道：

橿原建邦之時，天造草創，人文未作。至于神後征坎，品帝乘乾，百濟入朝，啟龍編于馬廐。高麗上表，圖鳥冊于鳥文。王仁始導蒙于輕島，辰爾終敷教于譯田，遂使俗漸洙泗之風，人趨齊魯之學。逮乎聖德太子，設爵分官，肇制禮義。然而專崇釋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開帝業，弘闡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爲，調風化俗，莫尚于文，潤德光身，孰先于學。爰則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興百度，憲章法則，規摹弘遠，曩古以來，未之有也。于是三階平煥，四海殷富，流績無爲，岩廊多暇，旌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筵。當此之際，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⁶³

這裏的“調風化俗，莫尚于文”即指漢詩文。

再看明治23年（1890）10月30日日本政府頒布的《教育敕語》：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教育淵源，亦實存此。爾臣民孝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是如不獨成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遺風……⁶⁴

原來《日本詩紀》所說的“錄我詩命”，即從《懷風藻序》到《教育敕語》以一貫之的“調風化俗，莫尚于文”和“克忠克孝，億兆一心”等日本詩的特性和思想文化效應。

可以說，《日本詩紀》的“詩命”即始於《懷風藻序》的詩教精神和宗旨。這正是《日本詩紀》的思想文化意義之所在。這乃同德川光圀的“水戶學”一脈相承，是與編纂《大日本史》（1657年）這一光復皇室、盡忠盡孝的江戶時代的思想文化大略相呼應的。

註

- ¹（日）猪口篤志：《日本漢詩鑒賞辭典》，東京：角川書店，1980年。
- ² 本文參照以下研究概括市河寬齋的生平和業績：市河三陽著《市河寬齋先生》（藪塚本町：akagi 出版，1992年）、揖斐高注《市河寬齋·大窪詩仙》（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蔡毅·西岡淳著《市河寬齋》（東京：研文出版，2007年）、佐野正巳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三卷《日本詩紀》解題（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蔡毅著《日本漢詩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中所收的《市河寬齋簡論》、《市河寬齋與〈全唐詩逸〉》、《市河寬齋所作詩話考》等。
- ³ 江戶時代的文人因崇尚中國文化，常常將自己的名字依中國習慣簡化為三字乃至兩字，寬齋將自己的名字簡化為“河世甯”，鮑廷博的《知不足叢書》、魯迅的《遊仙窟序言》、夏征農等編《大辭海17中國文學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的“全唐詩”詞條等均以此名稱呼寬齋。《中國詩學大辭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全唐詩逸”詞條、《全唐詩大辭典》（語文出版社，2000年）“全唐詩逸”詞條、《唐詩大辭典》（鳳凰出版社，2003年）“全唐詩逸”詞條中以“市河世寧”之名稱呼市河寬齋。
- ⁴ 昌平黌，也稱“昌平坂學問所”。日本德川幕府學校，以朱子學為正統，是從事幕臣和藩士教育的學府，前身為幕府儒官林羅山建立的弘文院，世代由林家主宰。元祿三年（1790）同孔子廟一道被遷至江戶湯島昌平坂，寬政九年（1797）成為幕府直接管轄的教育機構。
- ⁵ 關松窗（1727-1801），名修齡，字君長，通稱永一郎。任林家三世學頭。
- ⁶ 寬政改革：天明七年（1787）至寬政五年（1787）松平定信（1759-1829）推行的以“節儉”、“綱紀肅正”為主題的改革，其中包括控制思想與情報等內容。寬政二年（1790），松平定信宣布朱子學以外的儒學為異學（寬政異學之禁）。
- ⁷（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詞華集日本漢詩第四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第10-12頁。
- ⁸（清）俞樾撰，佐野正巳編：《東瀛詩選》，東京：汲古書院，1981年，第186頁。
- ⁹（日）市河寬齋著，柏木旭、菊池桐孫校：《寬齋百絕》序，出版社不明，1797年。
- ¹⁰（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佐野正巳解題：《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第3-10頁。
- ¹¹ 第三卷中《秋日感懷》一詩作者作“田達音”與第四卷中《惜秋翫菊花應制、探得深字》作者“島田忠臣”為同一人。
- ¹²（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佐野正巳解題：《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第11-14頁。
- ¹³（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佐野正巳解題：《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第24-34頁。

- ¹⁴〔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松下忠解題：《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九卷），東京：汲古書院，1984年，第5-9頁。
- ¹⁵錢謙益《列朝詩集》中記載：“鑒機先，日本人……國初，日本僧人貢者，多遣謫居滇南。”《滄海遺珠》卷四收錄其詩作十八首，其中包括《長相思》。
- ¹⁶川子欽：生平不詳，薩摩人（九州西南部，今鹿兒島縣和宮崎縣的一部分），林家門人。
- ¹⁷〔日〕市河三陽編《寬齋先生余稿》所收《寬齋漫稿・書》，東京：遊徳園，1926年版，第104頁。
- ¹⁸見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凡例》。
- ¹⁹日本年號之一，指的是保元之後，永曆之前，1159年-1160年這一期間。這一時代的天皇是二條天皇。
- ²⁰日本歷史上同時出現南、北兩個天皇的分裂時期，鎌倉時代之後，室町時代之前，時間跨度為1336至1392年。
- ²¹雲室（1753-1821），名鴻漸、了軌，字元儀、公範。江戸時代中後期的儒者、畫僧、漢詩人，曾入宇佐美瀧水門下學習儒學，與關松窗及市河寬齋等人交好。
- ²²《仁和寺書目》，又稱《日本書籍總目錄》、《御室書籍目錄》，是日本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編成於13世紀末期，將當時日本國內493部書籍分成神事、地理、詩家等20類收錄。
- ²³雲室（1753-1821），名鴻漸、了軌，字元儀、公範。江戸時代中後期的儒者、畫僧、漢詩人，曾入宇佐美瀧水門下學習儒學，與關松窗及市河寬齋等人交好。
- ²⁴〔日〕雲室上人：《雲室隨筆》，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1923年，第1頁。
- ²⁵大典顯常（1719-1801），江戸時代中期的禪僧、漢詩人，著有《昨非集》、《北禪詩草》等。
- ²⁶〔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0頁。
- ²⁷市河米庵的统计数字与实际卷数不相符。国初刊行会出版的《日本诗纪》将此数据更正。丙集应为二十二卷，另有别集一卷，通计五十三卷。
- ²⁸〔日〕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東京：內閣文庫藏。
- ²⁹若林友堯（生卒年不詳），字桃溪，編著《續撰和漢朗詠集》、《本朝詩園》、《本朝句題儷句》等。
- ³⁰日野資愛（1780-1846），字子博，號南洞、儀洞，仕從一位准大臣。師從皆川淇園學習儒學，擅長詩文、和歌等。
- ³¹間部詮勝（1804-1884），江戸時代後期大名，越前鯖江藩第7代藩主。
- ³²〔日〕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東京：內閣文庫藏。
- ³³〔日〕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東京：內閣文庫藏。
- ³⁴〔日〕岡田正之：《近江奈良朝的文學》，東京：東洋文庫，1929年，第225頁。
- ³⁵〔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佐野正巳解題：詞華集日本漢詩（第三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第18頁。
- ³⁶《日本詩紀》總目中作收錄小野岑守詩四十首，實際為二十九首。

- ³⁷攝關政治：攝關，是攝政和關白的合稱，是日本平安時代中期的政治體制，是藤原氏以外戚身份實施貴族統治的體制，後被院政代替。
- ³⁸莊園制：日本封建社會中期的土地制度，8世紀中葉政府發佈《墾田永世私有法》以後貴族和神社（寺院和神社）等豪門貴族的私有領地。
- ³⁹（日）小島憲之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3《本朝一人一首》，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第401頁。
- ⁴⁰（日）佐野正巳解題，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詞華集 日本漢詩》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第55頁。
- ⁴¹《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五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頁。
- ⁴²（明）馮惟訥編、吳琯校訂《詩紀》（明萬曆14年刊本），東京：內閣文庫藏。
- ⁴³市河寬齋：《日本詩紀別集》，東京內閣文庫藏。
- ⁴⁴日本古典籍綜合目錄 DB：<http://base1.nijl.ac.jp/~tkoten/>
- ⁴⁵（日）後藤昭雄：《日本詩紀拾遺》，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第257頁。
- ⁴⁶見市河寬齋：《日本詩紀凡例》。
- ⁴⁷（日）市河三陽著：《市河寬齋先生》，藪塚本町：akagi 出版，1992年，第102頁。
- ⁴⁸（日）矢島玄亮編：《漢詩索引稿（日本詩紀索引）》，仙台市：東北大學圖書館，1965年，第1頁
- ⁴⁹難波常雄：明治時代弘文學院（後改稱為宏文學院）教師。曾在弘文學院為魯迅等留學生講授日語，並曾兩次赴中國遊學。
- ⁵⁰（日）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東京：國書刊行會，1911年，第1頁。
- ⁵¹（日）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東京：國書刊行會，1911年，第2-3頁。
- ⁵²（日）後藤昭雄：《本朝漢詩文資料論》，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第315-320頁。
- ⁵³（日）高島要：《日本詩紀本文及總索引·本文編》，東京：勉誠出版，2003年，第（3）頁。
- ⁵⁴林衡（1768-1841）：字熊藏·叔紘·德詮，号述齋·蕉軒·蕉隱等，江戶時代后期儒學家，作為林錦峰的養子繼承了林家的家業，參與江戶幕府的文書行政工作。曾收集中國失散於日本的古籍，編為《佚存叢書》。
- ⁵⁵（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詩集日本漢詩》第八卷，東京：汲古書院，第259頁。
- ⁵⁶（日）今關天彭著，揖斐高編：《江戶詩人評傳集 I ——詩志〈雅友〉抄》，東京：平凡社，2015年，第293頁
- ⁵⁷（日）富士川英郎：《江戶後期的詩人們》，東京：平凡社，2012年。
- ⁵⁸（日）猪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第347-348頁。
- ⁵⁹（日）小島憲之校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9《懷風藻 文華秀麗集 本朝文粹》，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第18-28頁。
- ⁶⁰（日）小島憲之：《國風暗黑時代的文學 中（中）——以弘仁期的文學為中心》，1979年，第1317

頁。

⁶¹〔日〕市河寛齋：《日本詩紀》，東京：内閣文庫藏。

⁶² 見《日本詩紀凡例》。

⁶³ 見市河寛齋《日本詩紀別集》。

⁶⁴〔日〕明治神宮編：《明治天皇詔敕謹解》，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868-869頁。

李均洋（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特任教授（2019年5月-7月），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張璇（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在讀，廣島大學文學研究科特別研究生 2017年9月-2018年8月）

市河寛齋『日本詩紀』考

李 均洋・張 璇

【キーワード】市河寛齋、日本詩紀、編纂方針、録我詩命

『日本詩紀』は江戸後期の漢詩人・学者である市河寛齋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漢詩集であり、飛鳥時代の近江朝から奈良時代、平安時代の平治まで428人の漢詩3204首、句527を収めていた。三代詩集といってもいい。

『日本詩紀』の編纂方針は「全」を求めること、すなわちできるだけ近江朝から平治までの詩を網羅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ある。「録我詩命」は『日本詩紀』を通じて日本詩教の思想文化の伝統と精神を唱えるのである。